



老人与海

(附英文全文)



中小學生新課標必讀叢書

ZHONGXIAOXUESHENG XINKEBIAO BIDU CONGSHU

[美]海明威 著
呂慶夏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老人与海

附英文全文)



中小學生新課標必讀叢書

ZHONGXIAOXUESHENG XINKEBIAO BIDU CONGSHU

[美]海明威 著

呂慶夏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吕庆夏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

ISBN 7-213-03215-1

I. 老… II. ①海…②吕…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553 号

老人与海(附英文全文)

[美]海明威 著

吕庆夏 译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 丛书策划 汪维玲
- 责任编辑 汪维玲
- 封面设计 顾 页
- 封面插图 黄海晶
- 责任校对 叶 余
-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镇)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5.375
- 字 数 12.1 万
- 印 数 1-10000
-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215-1
- 定 价 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导 读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生于芝加哥市郊橡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六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1917年10月进堪萨斯州《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对记者提出的“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对日后形成他简练的文体产生了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炸成重伤,回国休养。

192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9年,其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出版,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20世纪50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描写了古巴老渔夫桑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非常大,把老人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最后老人杀死了大鱼并把它绑在小船的一边,但在回家的途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



最后回港时大鱼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了。

《老人与海》是根据一位原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地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在1952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两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篇幅不长,但含义非常丰富。海明威说:“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事物。”评论家说:“这个朴素的故事里充满了并非故意卖弄的寓意,作为一篇干净利落的陈述性散文,它在海明威的全部作品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海明威的小说在语言上具有圣经式的简洁风格,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使用简练、冷峻的语言,正是为了达到余韵深远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雄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海明威在获奖词中论及他的艺术风格时说:“我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复推敲,悉心剪裁,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这样,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老人与海》正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



目 录

MULU

导读 1

老人与海 1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79



老人与海

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墨西哥湾暖流^①钓鱼。整整八十四天过去了,他还是一条鱼也没逮着。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一直跟着他。可是过了四十天,老人还没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就对孩子说,老人如今准是倒霉透顶了,这个男孩于是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这条船在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鱼。看着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孩子感到很难过。他总是走到岸边,帮老人拿成卷的渔线,或者渔钩和渔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老人用面粉袋的布片在帆上打满了补丁,帆收拢后看上去就像是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黄褐斑,一直从他脸的两侧蔓延下去,这是老人长时间在热带海洋上捕鱼时受太阳反光照射所造成的。他的双手被绳索磨出了一条条深深的伤疤,那是老人在对付大鱼时留下的。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是沙漠中枯裂的岩石。

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很苍老,除了他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样蓝,总是透着股乐观向上、永不服输的劲头。

“桑地亚哥爷爷!”当他俩从小船停靠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大声对他说,“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去打鱼了。我在那条船上已经赚了一点儿钱了。”

老人一直在教孩子捕鱼,孩子很喜欢他。

“不，”老人说，“你上了一条运气不错的船。跟他们在一起吧。”

“但是您还记得有一次，您八十七天都没钓到一条鱼，后来连着三个礼拜，我们天天都抓到大鱼吗？”

“我当然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我才离开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他儿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明白，”老人说，“孩子应该听大人的话。”

“他对您没什么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信心，不是吗？”

“对！”孩子说，“我请您到露台餐馆喝杯啤酒，然后我们一起把打鱼的东西拿回去，好吗？”

“好啊，”老人说，“咱俩还说什么呢。”

他们坐在餐馆的露台上，不少年轻的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看着他，感到很难受。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有分寸地谈论着海流，谈他们放渔线的深度，谈多日来的好天气和他们的所见所闻。当天捕到鱼的渔民们都已回来，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把鱼送到鱼仓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出售。捕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里。在那里，人们用滑轮车把鲨鱼吊起来，挖出肝脏，割掉鱼鳍，剥下鱼皮，把鱼肉切成条状，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人们总能够闻到从隔着海湾的鲨鱼加工厂飘来的一股鱼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因为风转了方向，最后渐渐停了。现在露台餐馆这边阳光明媚，让人感觉很舒服。

“桑地亚哥爷爷！”孩子叫道。

“嗯。”老人应了一声。他正握着酒杯，想着好多年前的事儿。

“我去给您准备好明天用的沙丁鱼好吗？”

“不用了，你去打棒球吧。我还划得了船，罗吉立奥会帮我撒网的。”

“可我很想去。要是我不能和您一起钓鱼，也让我做点别的事吧。”

“你已经请我喝了啤酒了呀。”老人感谢道，“你都是个男子汉了。”

“您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几岁呀？”

“五岁。还记得那次我捕的那条鱼吗？它又大又壮，差一点把咱们的船撞个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小命。”

“我记得鱼尾巴噼啪噼啪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都给打断了，船上的木棍也当当地响。我记得您怕我摔出去，还把我推倒在船头那堆湿漉漉的渔线上。我感到整条船都在摇晃，而您用棍子打鱼时发出的啪啪响声，就像在砍树。鱼血溅了我一身，弄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是你自己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刚跟你说过？”

“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到现在，我可什么事儿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有着晒斑的眼睛看着孩子，眼里充满了信任和慈爱。

“要是你是我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你还搭上了一条运气不错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知道上哪儿可以去弄四条鱼饵来。”

“我还有几条，今天用剩的。我把它放在盒子里腌起来了。”

“那让我给您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就够了。”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现在又像被微风吹过，更清晰了。

“两条。”孩子说。

“好吧，那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会去偷，那样也省事了。”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啦。”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从来不会去想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谦卑。可是他知道这时自己很谦卑，也知道这并不丢脸，所以没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什么伤害。

“看这海流，明天准是个好日子。”他说道。

“您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很远的地方，等风向变了我再回来。我想明天天不亮就出发。”

“那我让船主也到很远的地方去打鱼，”孩子说，“这样，要是您钓到真正的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您的忙。”

“他可不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打鱼。”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很远的海那边飞，我就知道那里有鲷鳕^②了，然后我会让他把船开到您那边。”

“他眼睛那么差吗？”

“简直都快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可从来没捕过海龟。捕龟才伤眼睛呢。”

“您不是在莫斯科托海岸^③抓了好多年海龟吗，您的眼睛不

是还很好吗？”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个怪老头。”

“不过要是现在您抓到一条真正的大鱼，还有力气对付它吗？”

“我想还有的。再说抓鱼光有力气可不行，还要有很多窍门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去吧，”孩子说，“那样我就可以拿了渔网去抓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工具。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提着木箱，木箱里盘放着编得很结实的褐色渔线、渔钩和带柄的渔叉。装鱼饵的盒子和木棒一起留在船尾下面。要是钓到大鱼，得先把它拖到船边，再用木棒把鱼砸昏。尽管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老人想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渔线带回家去好。一来时间长了，露水会伤了这些东西；二来，虽然老人确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想，把渔钩和渔叉留在船上对别人来说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一起顺着上坡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棚屋的门敞开着，他们走了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和其他东西搁在一旁。桅杆的长度差不多就是整间棚屋的高度。棚屋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树叶编织搭建而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搭在泥地上的一个烧木炭的土灶。

四面棕色的墙壁是用那种纤维特别结实的压平了的棕树叶子叠盖而成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先墙上一直挂着一幅他妻子的上了色的照片，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每次看到它总感觉自己太孤单了，它现在被放在了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了一件干净

衬衫。

“您今天吃什么呢？”孩子问道。

“有锅鱼煮黄米饭。要来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您生火吗？”

“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来。或者我就干脆吃冷的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可以。”

其实并没有什么渔网，孩子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但他们每天总要说一下这种谎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我抓一条收拾干净了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当然想喽。我拿渔网去捞沙丁鱼。您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

“好。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赛的消息吧。”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编出来的，但是老人真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酒店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抓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您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冷冻起来，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您跟我讲讲棒球赛的事情。”

“扬基队^④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孩子。别忘了那个厉害的狄马吉奥。”

“可我觉得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都很厉害呀。”

“这样可不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

你都要害怕了。”

“您先看报吧，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要不要去买张尾数是八十五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了。”

“好啊，”孩子说，“不过您上次的纪录是八十七天，买张八十七的怎么样？”

“这种事儿可不会发生两次。你看你能弄到一张尾数是八十五的吗？”

“我可以订一张。”

“订一张，这可要两块半呢！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没问题。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想说不准我也借得到。不过我能不借就不借。记住，你先是借钱，接着就要讨饭啰。”

“穿得暖和点，老爷爷。”孩子说，“别忘了，现在可是九月了。”

“没错，正是大鱼上钩的时候。”老人说，“五月里倒是人人都能做个好渔夫。”

“我现在就去抓沙丁鱼。”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熟了，太阳已经下山。孩子从床上掀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裹住老人的双肩。老人的两个肩膀挺奇怪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岁月，却依然很强壮，脖子也依然很有力。老人睡着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打了太多的补丁，看上去就像他那张帆一样。这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深一块、浅一块的。老人的脸显得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显得毫无生气。报纸摊在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光着脚。

孩子离开了小屋，没有叫醒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熟



睡着。

“醒醒，老爷爷。”孩子把手放在老人的一个膝盖上叫醒他。

老人睁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神志才好像从老远的地方回来。随后他笑了。

“你拿了什么过来？”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来吃吧。”

“我还不太饿。”

“快点吃吧。您可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呀。”

“我倒真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捡起报纸，把它折好。接着他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裹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在，我就决不会让您饿着肚子去打鱼。”

“那么我可要保佑你长命百岁了，不过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用了个双层金属饭盒装着饭菜，从露台餐馆走着拿到这里。他口袋里还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个老板。”

“我一定要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啦，”孩子说，“你不用去谢他了。”

“那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我们可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这样的话，除了鱼肚子肉，我还得再送他些东西。他那样关心我们。”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那我们开始吃吧？”

“我可一直在问您哪，”孩子温和但又略带埋怨地对他说，“不等您准备好，我可不愿意打开饭盒。”

“好，那现在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不过是要点时间洗洗手脸。”

您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要沿着小路走两条街。我该把水带到这儿让他用的，孩子想，还应该带块肥皂和一条好一点的毛巾来。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我还应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过冬的夹克衫，还要一双鞋子什么的，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

“你带来的炖菜真好吃。”老人夸道。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孩子请求道。

“就像我跟你说的，美国联赛^⑤总是扬基队的天下。”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但他们今天输了。”孩子告诉他。

“这算不了什么，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又恢复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那当然了。不过有了他就是不一样。在另一个联赛中，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打比赛，我相信布鲁克林队。不过话得说回来，我可没有忘记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⑥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这些好球别人可从来没有打出过。我见过的击球中，他打



得最远。”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餐馆吗？我想和他一起出海钓鱼，可是那时我不敢开口问他。后来我让你去，可你也不敢。”

“我记得。我们可真是犯了个大错。他很可能就跟我们一起出海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回忆这件事了。”

“我真想和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说不准他当时也像我们现在这么穷，也许他会明白我们是怎么想的。”

“那个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没过过什么穷日子，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个水手了，我跟了一条横帆船去了非洲。那时候经常见到傍晚时到海滩上休息的狮子呢。”

“我知道。您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我们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跟我说说那个了不起的约翰·J. 麦格劳吧。”

“以前，他有时候也到露台餐馆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会发脾气，说话特别冲，很难相处。他老想着棒球，也老想着赌马。至少他口袋里总是装着赛马的名单，还一个劲地在电话里说着马匹的名字。”

“他真是个伟大的球队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最伟大的。”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吧，”老人说，“要是多罗彻每年老是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伟大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而最好的渔夫是您。”

“不。我可知道有不少比我强的。”

“才不是呢！”孩子说，“好渔夫是很多，有些也很了不起。不过，最棒的只有您。”

“谢谢你。你说得真让我高兴。我希望到时不要真来一条大鱼，叫我对付不了，那样你我就都讲错了。”

“没有那种鱼的，只要您还像您说得那样强壮。”

“我也许不像我想得那样强壮了，”老人说，“不过我倒知道不少捕鱼的窍门，而且我有决心。”

“现在您该去睡觉了，这样明早您才会有精神。我把这些餐具拿到露台餐馆去。”

“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您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我的闹钟就是我这把年纪，”老人说，“为什么老头儿醒得特别早？难道是想多拥有一点时间吗？”

“是这样的吗？”孩子说，“我只知道我们男孩子睡得沉，起得晚。”

“我记在心上了，”老人说，“我会准时去叫醒你的。”

“我可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好像我不如他了。”

“我明白。”

“睡个好觉，老爷爷。”

孩子走出屋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上没点灯。老人脱了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做了个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头。然后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面，在铺着其他旧报纸的弹簧垫上睡下了。

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了少年时候见到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都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回到那个海岸边。在梦里听着海浪拍